

延安的红

我带着虔诚与纯净的心情,走进中国革命圣地延安,走进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,触摸中华民族的红色“根脉”,感受炽热的红色温度。从1935年10月,到1948年5月,十三个风云变幻的春秋寒暑,延安发生了诸多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大事,宝塔山、凤凰山、枣园、杨家岭、王家坪、清凉山、南泥湾等,这些革命旧址铭刻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,培育了伟大的延安精神,积淀了宝贵的红色精神财富,为延安的土壤注入了红色血液,留下了永难泯灭的红色印记。

在延安这块红色革命热土上,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幅雄浑磅礴的红色画卷,历史底蕴与时代气息在这里交融辉映,“红色种子”在延安的每个角落扎根开花,激励着人们不断向前。在延安山丹丹广场,身着陕北特色服装的舞蹈队,纵情热舞,火红的服饰是延安人内心坚定的信仰,火红的扇子舞出美丽的山丹丹花,舞出了延安人脚下永恒的征程,火红的旗帜演绎着时代的激情。不仅有红绸飞扬、扇子翩翩的广场舞,还有流畅飘逸、热情似火的拥军秧歌,还有婉转悠扬、高亢嘹亮的陕北民歌。人们的灵魂就在这些红色的舞蹈和歌曲冲击下,感受着红色圣地、魅力延安的震撼,感受着延安的丰富、至高、唯一的红色。广场上,合唱、对唱、独唱,唱的是红色经典,抒发的是百姓情怀。歌曲声声,召唤着尘封的记忆,人们伴随着昂扬的旋律,回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。可以说,红色歌曲是中国革命历史真实的写照,是激励人们继续奋斗的号角!

延安的红,闪耀着辉煌全国的光芒。据一位培训师说,每年都有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、农民、干部来到延安,接受红色精神的熏陶,为此,延安成立了中国延安干部学院、延安干部培训学院、延安青年干部培训中心、干部教育培训学院、延安鼎盛红色文化培训中心、中共延安市委党校、延安学习书院等,这些红色教育培训机构举办学习培训班,给学员们讲解往昔激情燃烧的岁月,讲老一辈革命家的奋斗故事,讲历史赋予延安无限的神圣,让红色延安精神播撒到全国各地。人们在那一幅幅照片、一件件旧物面前,都会有一种精神的超越,获得一种新的视角,用心红的眼睛去丈量悲壮的历史,用虔诚的感动重温昨日的沧桑,与革命先辈展开一场跨越百年时空的心灵对话,就像打开了一扇红色的天窗。

即便走在延安的大街上,也会时时处处感受到红色的魅力,很多商户经营的红色业态非常丰富,展卖的腰鼓、剪纸、陶瓷、书签、纪念章,以及印着“为人民服务”字样的挎包、茶缸等,都有独特的吸引力,引人驻足,很多外地人便选择购买自己喜欢,且有纪念意义的物品,带回去收藏或者赠人。

每当夜幕降临,以红色为基调的大型多媒体景观灯光表演,就会在宝塔山一万多平方米的山体崖壁上,表演以整座宝塔山西侧的山体崖壁与延安宝塔为载体

体,延河与南川的河岸上无数的地灯、街灯、光东灯、LED灯不断变换颜色,整座宝塔山西侧山体顿时变成声光电交织的舞台,缤纷斑斓的华灯给宝塔山披上了梦幻霓裳,历史变迁的长卷在宝塔山上徐徐铺陈,一幕幕延安故事在灯光和音乐声中不断上演。在《延安颂》《南泥湾》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》《保卫黄河》等歌曲声中,依次描绘了延安与陕北的文化特色,呈现长征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,回顾中共中央在这里艰苦卓绝的十三年奋斗历程。通过多媒体技术,声光合一、三山联动、360度环绕演绎,有情有景地描绘出延安与陕北的文化特色,呈现二万五千里长征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。杨家岭中共七大会址、鲁迅

件十分恶劣,沟壑纵横、干旱少雨,漫天风沙、植被稀少,所望之处一片灰黄,山头光秃秃,到处是沟壑纵横,地表支离破碎,水土流失严重,生态环境极度脆弱,当地民众苦不堪言。正因为此,“贫瘠”就成了延安的代名词,以至于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来延安考察后断言:这里不具备人类生存居住的基本条件。

多少年来,自然环境里缺林少绿,一直是延安人心中的痛。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,人的命脉在田,田的命脉在水,水的命脉在山,山的命脉在土,土的命脉在树。改革开放以后,延安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,以南泥湾垦荒精神为动力,走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道路,采取上山封山禁牧、坡耕地退耕还林还草,提高植被复盖率,山下将土地整治与小流域治理紧密结合的策略,对山川地貌进行系统修复和综合整治,并通过不断调整农业结构,促进农民增收,进一步巩固退耕还林成果,提升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。

然而,在黄土高坡栽树谈何容易,这里经年干旱缺水,任何植物都难以成活,更何况树木需要大量水分和营养。延安人却不惧艰难,不怕辛苦,人们身背树苗手脚并用爬上山顶,一棵一棵地栽,死了重新栽,栽了又死,死了再栽,直到成活。据说,栽满一个山头或形成一片林子,往往需要两三年时间。由于延安地区独特的山体构造,导致土层浅薄、土壤贫瘠,人们就从别处运来好土回填,天旱没水,就引水浇灌,风力大,就深耕深埋,有时野兔啃咬造成危害,人们就栽大树苗。渐渐地,树越栽越多,人们栽出了经验,栽出了热情,栽出了奇迹。慢慢地,纵横的沟壑长出了林子,光秃秃的山梁披上了绿装。昔日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坡,出现了大地基色由黄变绿,人由穷变富的沧桑巨变。

如今,裸露的黄土山峦上,长满了郁郁葱葱的蜜桃、山杏、榆树、椿树、刺槐、松柏……站在高处向四周眺望,青山环绕,绿水依傍,昔日的黄土高坡已无迹可寻,创造了“古未有的绿色世界,改变了延安地区的山水容颜。延安已然成为国家森林城市、园林城市。延安的气候更加宜人,到处葱葱郁郁、充满生机活力。林果业、林下经济、生态旅游便乘势开展起来。据说,去年延安全市苹果种植面积达到380万亩,年产量300万吨以上,年产值130亿元,花椒、核桃、红枣等干杂果产值13亿元,林下经济产值达到1.2亿元。延安的山更绿了,天更蓝了,水更清了,生物多样性更丰富了,延安更美了。生态改善带来经济收入的同时,也给百姓生活带来了变化,实现了黄土高原的绿色嬗变。

离开延安后,每当太阳西斜,就想起阳光将宝塔山浸染成金黄,神圣的宝塔显得更加庄严肃穆,还有那些红色和绿色印记,便在脑海里涌现。未抹不去的是,人们对延安深深的敬意,是延安的窑洞和山环水绕的绿,是伟大的延安精神激励着延安人民接续奋斗换来的成果。延安,充满了理想与信念,充满了奋斗与激情,老一辈延安人让延安成为红色圣地,新一代延安人让延安变成绿色新城!

延安二题

杨伯良



艺术学院、枣园的窑洞、延安大学的窑洞群、清凉山等名胜之地,也通过三维构建的方式,以裸眼3D的视觉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,吸引周围的路人停下脚步驻足观看,拍照留念。

延安的红无处不在,我与一纳凉老汉聊天儿,他最喜欢说的是红色往事,红色逸闻、红色故事,体现着延安人的红色情怀。在一个停车场,有位兜售笛子的老人,吹着歌曲登上一辆辆来自各地的大巴车,吹的是一首首红色乐曲,引发众多游客的共鸣。一位酒店停车场的门卫,竟然能说多段红色民间传说故事,有的还很传奇,闻所未闻,但又能理解,因为他表达的是延安百姓的独特情怀。

夜深人静了,彻夜不息的红色中国结灯,在延安城亮丽的夜色里显得那么红,那么鲜艳,那么夺目。延安的红,在昨天,革命前辈用生命和精神铺染出一幅幅滚烫着火热激情、波澜壮阔、惊天动地、泣鬼神的历史长卷;在今天,延安人传承红色基因,用汗水和心血谱奏出一曲曲穿越时空、昂扬激越,雄浑而悠远的现代交响曲。延安的红,给所有来拜谒的人们心里,刻下难以忘怀的印记,让所有向往崇敬延安的人充满红色期待。我们感怀延安,领受的是一种红色洗礼,传承的更是一种红色精神……

延安的绿

这次奔赴延安,是怀着朝圣的心情,不仅受到了延安红色的震撼,还受到了延安绿色的浸染,并引发出一种绿色的感慨。是啊,绿色是生命的象征,是大自然的底色,尤其是延安的绿色,的确值得好好书写。

延安,地处陕西北部,位于黄土高原腹地,这里沟连着沟,一道道山、一道道梁,是真正的高天厚土,是人们敬仰和向往的革命圣地。然而过去的延安自然条

瞬间,她的脸颊红了。

男生的母亲抿嘴一笑。

过了一会,男生的母亲问她:“你父母都是做什么职业的?”

她停下筷子回道:“我父母在我们小镇上的一个菜市场,经营一个蔬菜摊。”

男生的母亲吃了口饭,没有说话。然后,脸朝向男生的父亲。

男生的父亲笑着说道:“你父母应该挺辛苦吧!”

“是,他们是挺辛苦,每天起早贪黑的。冬天时,下雪路滑,他们凌晨两三点就要起床,去批发市场买菜。”

“那个钟点儿,人们一般都在睡梦中呢。你爸妈的确挺辛苦。”之前,男生根本没问过,她父母是做什么的。

“他们倒没觉得有多辛苦,也许是习惯了。”她如实地说。

饭桌上,立刻安静下来,男生的父母默不作声地吃着饭。

“老妈!您做的海鲜汤,味道可真鲜美!”男生喝了一口汤,故意将嗓音提高些,想带动出点气氛来,可是,并没有达到他想要的结果。

当她准备离开时,男生的母亲接到一个电话,边说边笑着朝卧室走去。男生的父亲礼节性地送到门口,便挥手止步。男生开车将她送回来时的车站,在车上,男生一只手牢牢地攥着她的一只手,两个人没有说一句话。到站后,公交车正好驶来,她起身要下车,男生不舍地慢慢松手。

她向他摆摆手,努力装出笑脸叮嘱道:“慢点开。”然后,扭身跑上公交车。男生目送着公交车在视野中消失后,才缓缓驾车离去。

之后,男生几天没有与她联系。她知道,他们两个家庭条件相差悬殊,但是,她还是想听到,他亲口告诉她原因。一周、两周、三周,一个月……她一直在默默地等待着男孩的信息或电话,却什么都没等来。

一年以后,如她所愿,她成了一名教师,回到她的家乡,她曾经就读过的中学。她把对教师这一行业的真诚热爱,全部倾注在学生身上。三年后,在母亲和亲戚们不断的劝说下,她与当地派出所一个民警交往了,又过了两年,他们结了婚。

那年夏天,一个大学时的同学,也是那个男生曾经要好的室友,一行四人到她所在的学校进行农村中学教育调研,学校安排她来接待。老同学见面格外亲切,谈了很多工作方面的事,自然也提到了那个男生。同学说,男生毕业后不久,就去了西藏支教,今年已经是第六年了。他们联系很少,只是在春节的时候相互问候一下。临走时,同学对她说:“你俩的事,他都和我说了,他说,很对不起你。”听完,她说道:“都过去了。我希望他有时间能回来,看看他的父母。”

秋天,树上的叶子开始飘落的时候,她收到远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仲巴县一所中学寄来的信。她轻轻打开,取出一张贺卡,里面夹着一朵格桑花,八片粉色的花瓣,尽管微微泛黄,却不失美丽,还略带淡淡的清香。贺卡上面写着:愿你一切安好!日期是她生日的那天。

霎时,她的眼睛湿润了。

本版题图 张宇尘

8栋楼业主微信群里炸开了锅,因为最近大家不约而同地发现,自家防盗门上被贴了“速开锁”“通下水道”一类的小广告,不少业主费九牛二虎之力刚刚清理干净,一夜之间又被贴上了。大家议论来议论去,最后一致把矛头指向了并不在微信群里的新邻居老张……

其实,老张一直以来是比较受大家欢迎的,老张的儿子小张是一家跨国企业的高管,一年里大半天时间都在满世界飞。之前老张住在乡下,直到去年老伴儿去世,小张才劝说老张进了城。

老张不抽烟、不喝酒,不打牌,不听戏,也不会玩智能手机。初来乍到时,老张孤零零地守着大房子发呆,感觉城里人的生活太没意思了。直到有一天,老张找到了生活的乐趣,那就是每天在单元楼门口晒太阳。

老张每天吃完早饭,像准时上班一样,自带一把椅子下楼来,然后坐在门口听收音机。远远的,看到有归来的业主在包里摸索着门卡,老张立刻从椅子上弹起来,大喊一声:“不用找了,我来!”话音未落,老张已经上前一步,扬起一直攥在手里的门卡,“滴”一

我和好多人聊过,都说他们部队没有担架队,也没听说过其他部队有担架队,并且只在战争年代的影视片中,看到过老百姓的支前担架队。然而,我却在1969年参军入伍后,被分配到陆军第一九六师担架队,成为了一名担架兵,使这一担架队情结成为我一生抹不去的印记。

1969年3月5日晚,从枣强开出的新兵专列到达天津杨村营区,这里是几座三层楼的营房,前三座楼一字排开,后面一座楼靠中间位置,新兵连就在后面这座楼的西头三楼。新兵连整天就是学习、训练、练队列、练射击并学习部队各种条例。课余时间,一楼大厅的乒乓球案子很是吸引人,看到它手就不住地想去看看热闹,一来二去,也和那里的老兵打上几下,看来我的乒乓球技术并不在他们之下,以球交友,越打越熟。

过了一段时间,新兵连去师部礼堂参加师后勤部的迎新兵欢迎大会。会前,后勤部各直属分队相互拉歌,这是部队的优良传统,也是部队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。我第一次感受到了部队那红火热烈的气氛,心情格外激动。也就是在这天晚上的拉歌中才知道,我们是师后勤部的新兵连,下一步就要分到各直属队去了,也才知道后直分队有汽车连、汽教连、医院、修理所、军需库、油料库、军械库、担架队等单位。当全场响起“担架队,来一个”的喊声时,我心中纳闷,部队怎么还有担架队?从电影里看到战场上抬担架的都是老百姓啊。当歌声响起时,回头一看,那不是我的一楼的那伙人吗,打拍子指挥的就是总和和我打球的张排长。噢,原来他们是担架队的啊。

那一晚没睡好觉,人就是这样,参军时还想不到部队干什么,只要能当兵就行,可眼下面对新兵连的下连分配,并且又有这么多选择的情况下,心里开始打鼓了,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担架队,还是那句话,部队里怎么还有担架队呢?我既然当了兵,就堂堂正正地当个兵,像个兵样子,要是去了担架队,那是什么兵,担架兵,简直就是一个窝囊兵。迎新晚会后的那段日子,我越想越觉得一楼那些人的眼神不对,觉得他们就是想把我留在担架队。从那天开始,我上下楼匆匆而过,也不再主动和担架队的人打招呼,实在避不开也是点头而过。特别是乒乓球,那是绝对不能去打了,当时只有一个愿望,分到哪里都行,干什么都行,千万别去担架队,当兵当个担架兵,怎么向父老乡亲交代。

四月底,新兵连集训结束,这百八十个弟兄就要各奔东西,走向自己的岗位。那一天下午,接到新兵连连部通知,大家背上背包、提着随身物品,在楼下排队等候分配。各单位接人的领导站在周围,神圣的时刻开始了,新兵连连长挨连开始点名,点出一批,被人领走一批,汽车连的接走了、汽教连的接走了、医院的接走了、军械修理等几个人的多的单位也都接走了,剩下的人越来越少,我的心情也越来越紧张。“现在宣布最后一批人员名单——”耿连长提高了嗓门,一听说是“最后一批”,知道已经没有选择了,最不愿见到的结局无情地落在了我的头上。“共十八人,分配单位——担架队!”耿连长念完最后一批名单,给出了最后的答案。

我到这时才知道,新兵连连长就是担架队的队长。我们这十八个人,也不需要别人来领,转身进楼直接分配到各个班,我被分配到了二班。下连队的当天晚上,担架队的领导给我们开了个马蜂窝,梦中也不知道几点,突然响起紧急集合的哨声,因在新兵连中已有过这样的训练,所以大家听到哨声,都明白是紧急集合。没有灯光,一个个麻利地打背包、拎水壶、背军包、扎腰带,这是一套系列动作。各班班长带队跑步到楼前指定地点,向各自的排长报告,各排排长向队长报告,最后按照队长的口令,在营区内转了一大圈,估摸着有半个多小时。回到楼前时,耿队长请王副队长讲话,王副队长讲得慷慨激昂,最后大声地讲道:“大家知道吗,这就是担架队,大家要准备吃苦!”很明显,这是说给刚下连的新兵们听的。

下连队后才知,担架队名不符实,担架队里并没担架。据老兵们介绍,师担架队是1965年下半年成立的。当时为了应对国际形势和边境斗争的紧急情况,第一九六师接到上级命令,全师处于一级战备,随时待命出发,奔赴中印边界。当时气氛十分紧张,火车开进了营区,运装方案都已完备,全体官兵只等一声令下,立即奔赴战场。按战时编制,师担架队才应运而生。后来根据形势,担架队主要负责一些如修路、筑路、抢险之类的临时任务,逐步演变成了师后勤部的一个勤务连,只是保留了一个担架队的名称,其实既无担架设备,更无担架训练,成了一个和担架无任何干系的担架队。

担架队分两个排,每排三个班,有瓦工班、木工班、水电工班、植树班、拖拉机班、扬水站班。另外,还有生产班和炊事班。全队百八十人,白天上班干活,晚上归来一片欢声笑语。这就是我的担架队。

我带着一脸门子的官司到了担架队,觉得自己一个高中生,怎么就到了担架队,后

开门

董川北



声,门开了。

业主忙不迭地向老张道谢,老张笑着连连摆手:“甭客气,都是街坊邻居的,反正我闲着也没事。”有时碰到懂事的,还会给老张鞠上一躬:“谢谢爷爷!”老张听了,脸上的褶子聚在一起,像老家的梯田。老张摸摸孩子的头,嘱咐一句:“快回家吧,要好好写作业!”

最多的时候,还是买菜归来的老太太们,拎着袋子不方便开门,老张像捡到了便宜一样,乐呵呵地替她们主动刷卡开门。有老太太掏出一个橘子,让老张尝尝。老张也不客气,你给,我就接。待老太太进了门,老张一边哼着小曲,一边剥开橘子,抬头看看绚丽的云彩,然后把两瓣橘子塞进嘴里,老张觉得心里比嘴里还甜。

但这一切都被突如其来的小广告打

乱了:“老张没来时,咱防盗门上从没被贴过小广告。”“我们自己不会刷卡开门吗,何必非要他多管闲事?”“贴小广告,肯定是老张放进来的……”大家对老张的印象分急转直下。

老张百思不得其解,为何突然间,自己的笑脸总是会上大家的冷屁股?甚至孩子对着自己不礼貌地喊:“我不要你开门,我自己有门卡!”这让老张倍感失落,老张心里感叹:“还是老家好啊,民风淳朴,所有乡亲们心地善良,所有人都心怀感恩。”看着大家不待见自己,老张再也不敢主动帮别人去开门了。没过几天,郁郁寡欢的老张便回了乡下老家。

半个月后,大家在微信群里看到小广告的视频时,都气愤不已。原来偷偷在每家防盗门上贴小广告的,是5楼的一个老租户。老租户狡辩说自己生活困难,只是想做点兼职,每贴一栋楼的小广告,广告主会给自己100元报酬。大家义愤填膺地找到物业公司,再找到老租户的房东,毫不客气地将老租户“请”出了小区。自此,8栋楼再也没有人贴小广告了。只是,不少业主开始怀念起那个爱帮人开楼梯门的的老张来……

勤部有若干技术性兵种,如医院、汽教连、汽车连、军械修理所等,都需要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,应有我的一席之地啊!然而到连队后,那团结紧张的集体生活,以身作则的领导作风,热情洋溢的战友情谊,行之有效的政治教育,使我很快融入到连队火热的生活中去,很快也就真心喜欢上了这个担架队。

我被分在二班——木工班,全班八个战友,班长姓曹,1966年的兵,山东郯城人,说话办事很大大气,有些老大哥的风度。副班长姓高,1965年的兵,沧州人,生性厚道实在,他们对新战友都关怀备至,我很尊重他们。其实,我在担架队的队时间并不长,四月份下连队,九月份就被借调到师后勤部演出去,就是这几个月的时间,一开始就是那种低沉情绪,高高兴兴地投入到了工作之中。开始是跟着高副班长学习木工基本功,从破料到刨木条,到凿眼、磨刨刀,老班长手把手地教,我也认真地学,起劲地干。在刨削门窗框时,我也才知道木工特有的一种标记。在其他行业,一般都不是需要的才打“×”,而木工则正相反,在刮料时凡打“×”的线,才是需要的线。我这也是出了笑话后,经班长指点才弄清的,我因此创毁了十几根窗料。稍后,我又跟着一个老兵,搞了一段时间的维修,每天提着小木盆,搞好斧、凿、扁铲、钉子、合页、木楔等维修工具,穿梭在师部营区的各个楼房之间。

七八月份,酷热的天气,热伤风、鼻窦炎反复发作,头痛恶心,有时甚至呕吐,闹厉害了就到连队卫生员那里拿几片消炎药,坚持工作。那些日子,和大家都相处得非常愉快,心甘情愿地做一个快乐的小木工。以至于当年九月份,奉命去后勤部演出队时,竟是满眼泪花,哽咽无语,真真地不愿意离开这当初死活躲闪的担架队。听人说,阅历是财富,这是实在是在的话,这几个月的木工经历,在我的人生中留下了深刻印象,每每忆起,都是一种快慰,一种甜美。

1969年年底,随师后直演出队奉命去河南驻马店地区,代表北京部队慰问驻兵部队的干部战士及当地群众。先后在马店及周边的西平、遂平、上蔡、正阳、汝南、确山等七八个县市进行慰问演出,受到热烈欢迎。1970年2月,我又回到担架队,那时部队正在武昌崔黄口冬训。刚回到连队,文书就找我谈,听领导念叨了,要我回去连部当文书,他到下面当班长。对于这种小道消息,我并不在意,干什么都行。一天早饭后,文书让我去连部,说队长、指导员要找我谈话,并说你准备接替我的工作吧。我到了连部,队长耿焕俊和指导员王晋达都在那里,他们简单地

问了我一点演出队的情况,话转正题,说司务长要去“支左”,要我接管连队的财务账目,代理司务长工作。

本以为是到连部当文书,谁知却是突降“大任”,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,虽是代理司务长,可我毕竟只是入伍才一年的新兵蛋子,何况这一年的时间,还在外出差半年,在连队只待了不到半年时间。听了领导的安排,我没有惊喜,没有自豪,有的只是坦诚诚恳、忐忑不安,生怕完不成领导交给的任务,辜负了领导的信任 and 希望。然而,事到如今也只能硬着头皮顶上去,虚心向老同志学习,尽心尽力与战友们团结共事了。这时,我才感悟到,为何耿队长一定要把我留在担架队。耿队长,不管事后如何,这已是知遇之恩了。

硬着头皮接下司务长的连队账目,从连队的大宿舍搬到司务长的单间。老给养张新江也表示支持我的工作,他也真的很努力,每天蹬着水管架的二八自行车,不知苦累地来往于营区和杨村镇之间,除大车的米面须用马车拉运外,伙房所需的蔬菜副食等,也都用自行车驮运。那天,根据后勤部安排,担架队抽调人员帮弹药库卸弹药。中午,根据药房的贺主任顺便在我们食堂用餐,饭后,贺主任找我交饭钱,都是初次见面,就顺便聊了一会儿,由于是我中午休息时间,给养员也在场。当贺主任提起要交饭钱时,我很随意地客气了两句。贺主任公事公办地交了一角五分钱,半斤粮票。送走客人后,老给养一本正经地对我说:你今天说的话很不妥当,贺主任来交饭钱,你怎么能说算了不要呢?这是大家的伙食,咱不能拿着大家的利益送人情。

事后,我好生不快,心想,老给养是不是在故意跟我找别扭呢,今后这关系怎么处理?我真的有些担心了,生怕惹出什么事,显得我这新兵蛋子不尊重老同志。然而,后来发现我的担心和疑虑是多余的,相处中,老给养都很尊重我,一直不害怕、不借累地干,有时我想帮忙他都不让。对炊事班的管理他也带着出主意想办法,我有不明白的事,也总找老给养商量,老给养都是很耐心地给我解释。我不但解除了对老给养的疑虑,还觉得老给养是多么好的一个同志啊。并且,老给养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,我能在入伍一年多就光荣入党,也和老给养的关心与帮助分不开。

1970年7月,上级取消战时编制,撤销担架队。这时,刚刚上任的指导员正和连队领导研究担架队的发展大计,无奈,发展大计成为了一纸空文,转而研究的是担架队的解散,无非是人员的去向和物资的处理。根据上级指示精神,担架队八十多人,分别分配到各步兵团,我被列入去了586团的名单。命令如山倒,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,官兵们依依惜别,日夜相处的战友真是难舍难离。不过,我这代理司务长还是给了一点“特殊”待遇,虽然名单分到了586团,而人却被留在了后勤部副业队。按现在的说法,副业队就是三人,开办在北郊的引河桥,主要产品是以蚕豆为主要原料的淀粉和粉条。担架队——演出队——副业队,这就是我当兵一年多的经历。

我是一个担架兵

宋振才

